

續世說

《四部備要》

子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守山閣

本校刊

桐鄉 陸費達總勘

杭縣 高時顯輯校

杭縣 吳汝霖監造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續世說序

史書之傳信矣然浩博而難觀諸子百家之小說誠可悅目往往或失之誣要而不煩信而可考其世說之題歟舊本分纂前言以爲要覽略而未備爰有博雅君子倣而增廣之此續世說之所以作也學士孔君毅甫平仲囊括諸史派引羣義疏剔繁辭揆敘名理釐爲十二卷可謂發史氏之英華便學者之觀覽豈曰小補之哉惜其書成未及刊行轉相傳寫不無烏焉成馬之弊今茲善本從義郎李君敏得之於前靖守王君長孺相與鏤板而藏焉王親受於孔知其不謬李今爲沅人徒有其本而所傳蓋未廣也紹興丁丑春雒陽王公無染灌守沅之明年郡學鼎新材益進嘗顧謂僚佐曰沅爲郡僻遠史書尤不易備會史之要莫善於世說續又盡善也俄李氏以其書板來售卽加是正復命鐫刻以補其不足將俾人得其傳其利溥哉此書載言行美惡區以別之學者博古考類擇善而從去古人何必有間不但資談說而已然後知公措意豈苟然哉後之爲政者能謹其藏勿靳其傳是亦公之用心也三月初一日長沙素果序

續世說卷第一

守山閣叢書本

宋孔平仲撰

金山錢熙祚錫之校

德行

言語

德行

梁劉遵爲皇太子中庶子卒太子深悼惜之與其從兄孝儀令曰賢從弟中庶孝友淳深立身貞固內含玉潤外表瀾清言行相符終始如一文史該富琬炎爲心辭章博瞻○原作諒博元黃成采旣以鳴謙表性又以難進自居益者三友此寔其人及宏道下邑未申善政而能使人結去思野多馴翟此亦威鳳一羽足以驗其五德

梁明山賓性篤實嘗乏困貨所乘牛旣售錢乃謂買主曰此牛經患漏蹄療差已久恐後脫發無容不相語買主遽追取錢處士阮孝緒聞之嘆曰此言足使還淳反朴激薄停澆矣

梁庾域母好鶴唳域孜孜營求一旦雙鶴來下人以爲孝感子子與亦有孝行父卒於蜀子與奉喪歸至巴東灤瀨石瞿塘大灘秋水猶壯子與撫心長號其夜五更水忽退減安流南下及度水壯如舊時人爲之語曰灤瀨如幙本不通瞿塘水退爲庾公

梁顧協清介有志操初爲廷尉正冬服單薄寺卿蔡法度欲解襦與之憚其清嚴不敢發口謂人曰我願解身上襦與顧郎顧郎難衣食者竟不敢以遺之

宋甄彬有行誼常以一束苧就州長沙寺庫質錢後贖苧還於苧束中得金五兩以手巾裹之彬送還寺

庫寺僧以半與彬堅然不受曰五月披羊裘而負薪豈受遺金者邪

宋郭世通於山陰市物貨誤得一千錢當時不覺分背方悟追還本主錢主驚歎以半與之世通委之而去

唐河間王孝恭次子晦私第有樓下臨酒肆其人嘗候晦言曰微賤之人雖禮所不及然家有長幼不欲外人窺之家迫明公之樓出入非便請從此辭晦卽日毀其樓

溫大雅改葬祖父筮者曰葬於此地害兄而福弟大雅曰若得家弟永康我將含笑入地葬訖歲餘卒弟彥博官至端揆年六十四大有爲中書侍郎

陳叔達賜食於御前得蒲萄執而不食高祖問其故對曰臣母患口乾求之不能致欲歸以遺母高祖喟然流涕曰卿有母可遺乎因賜物百段

霍王元軌高祖之第十四子魏徵與之言未嘗不自失也爲徐州刺史與處士劉元平爲布衣之交或問元平王之所長荅曰無長人問其故元平曰夫人有短所以見長至於霍王無所不備吾何以稱之

太宗謂虞世南有五絕一德行二忠直三博學四文詞五書翰

薛元敬與伯收族兄德音齊名時人謂之河東三鳳收爲長離德音爲鸞鸞元敬年最小爲鷦鷯天策府參軍兼記室時房杜處腹心之寄深相友託元敬畏於權勢竟不至狎如晦常云小記室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疎

崔仁師治青州逆獄惟坐魁首十餘人餘皆原免勅使至青州更訊諸囚咸曰崔公仁恕皆無異詞又刑部以賊盜律反逆緣坐兄弟沒官爲輕請改從死仁師駁議以爲父子天屬兄弟同氣誅其父子足累其心此而不顧何愛兄弟竟從仁師之議

唐臨爲萬泉丞有輕囚十數人會春暮時雨臨令歸耕種與之約令事已自歸令爭之臨曰請自當其罪令在假臨出囚囚皆感恩貸至時畢集詣獄臨由是知名後爲大理卿高宗親錄死囚前卿所斷者叫號稱冤臨所入者獨無言帝怪問狀囚曰唐卿所斷既非冤濫所以絕意爾帝歎曰爲獄者不當如此耶張文瓘爲大理卿嘗有疾諸囚相與齋禱願其視事當時咸稱執法平恕上元二年文瓘拜侍中諸囚聞改官一時慟哭其感人心如此

徐有功爲蒲州司法吏人感其恩信相約曰若犯徐司法杖衆必斥罰之由是爭用命終於代滿不戮一人時周興嗣來俊臣用事有功爲理官以執改枉獄前後三經斷死而執志不渝酷吏爲之少衰時人比之于張焉或曰若獄官皆然刑措何遠

陸象先清淨寡慾不以細務介意言論高遠雅爲時賢所服崔湜每謂人曰陸公加於人一等矣太平公主用事宰相岑羲蕭至忠崔湜咸傾附之唯象先孤立未嘗造請亦以免禍

狄仁傑爲并州法曹有同府法曹鄭崇質母老且病當使絕域仁傑曰太夫人有疾而公遠使豈可貽親萬里之憂乃詣長史蘭仁基請代崇質行時仁基與

司馬李孝廉不協因謂曰吾等獨無愧耶相待如賓後爲平章事則天謂曰卿在汝南時有謗卿者欲知其人不仁傑謝曰陛下以臣爲過臣當改之陛下明臣無過臣之幸也不願知謗者則天歎息杜暹弱冠便自誓不受親友贈遺以終其身及卒尙書省及故吏賻贈者其子孝友遵其素約皆拒而不受

權皋爲安祿山從事察祿山有異志欲潛去又慮禍及老母天寶十四年祿山使皋獻戎俘于京師過福昌福昌尉尉仲蕃皋妹壻也密以計約之比至河陽詐以疾亟召蕃蕃至皋示已暗瞪蕃而瞑蕃乃勉哀而哭手自含襲既逸皋而葬其棺人無知者從吏以詔書還皋母初不知聞皋之死慟哭傷行路祿山不疑其詐死許其母歸皋時微服匿跡候母於淇門既得侍其母乃奉母晝夜南去及渡江祿山已反矣由是名聞天下其子德輿爲相

涇師作亂駕幸奉天兵部侍郎劉迺臥疾在私第賊泚遣使以甘言誘之迺稱疾篤又令其僞宰相蔣鎮日來招誘迺託瘴疾炙灼徧身鎮再至知不可劫脅歎息曰鎮亦嘗忝列曹郎苟不能死以至於斯寧以自辱羶腥復欲汙穢賢哲乎歛歔而退迺聞駕再幸梁州搏膺呼天絕食而卒

淮西之師汴帥韓宏驕矜強常倚賊勢索朝廷姑息惡李光顏力戰陰圖撓屈計無所施遂舉大梁城求得一美婦人教以歌舞絃箏六博之藝飾之以珠翠金玉衣服之具計費數百乃命使者送遺光顏冀

光顏一見悅惑。○原作惑感而怠於軍政也使者即賈書先造光顏壘曰。本使令公憂公暴露欲進一妓以慰公征役之思。光顏曰。今日已暮。明旦納焉。詰朝光顏乃大宴軍士。三軍咸集。命使者進妓。妓至則容止端麗。殆非人間所有。一座皆驚。光顏謂來使曰。令公憐光顏離家室久。捨美妓見贈。誠有以荷德也。然光顏受國家恩。深誓不與逆賊同生日月下。今戰卒數萬。皆棄妻子。蹈白刃。光顏奈何獨以女色為樂。言訖泣涕。嗚咽堂下。兵士數萬皆感激流涕。乃厚以縑帛。酬其來使。俾領其妓。自席上而迴。自此兵衆彌加激勵。

柳公綽丁母崔夫人之喪。三年不沐浴。事繼母薛氏三十年。姻戚不知公綽非薛氏所生。

柳仲郢為牛僧孺辟客。李德裕知其無私。奏為京兆尹。仲郢謝曰。自不期太尉恩獎。及此。仰報盛德。敢不如奇。章公門館德裕不以為嫌。仲郢常感德裕之知。大中朝。李氏無祿仕者。仲郢領鹽鐵。時德裕兄子從質為推官。知蘇州院事。令以祿利贍南宅。令狐絢為宰相。不悅仲郢與絢書曰。任安不去。常自愧於昔人。吳詠自裁。亦何施於今日。李太尉受責既久。其家已空。遂絕蒸嘗。誠增痛惻。絢深歎與從質正員官。徐晦為楊憑所薦。憑貶臨賀尉。交親無敢祖送者。晦送至藍田。時權德輿為相。與憑交分最深。聞晦之行。謂晦曰。無乃為累乎。晦曰。布衣受楊公之眷。方茲流播。何忍不送。如相公宅。日為奸邪所譖。失意於外。晦安得與相公輕別。德輿稱之於朝。中丞李夷簡請晦

為監察。曰。聞公送楊臨賀。肯負國乎。

任迪簡為李景略判官。性厚重。嘗有軍宴。行酒者誤以醯進。迪簡以景略性嚴。勉為盡之。歸而嘔血。軍士聞之。泣下。及景略卒。軍士皆曰。判官仁者。奉以為帥。王義方坐與刑部尚書張亮交通。貶儋州吉安丞。貞觀二十三年。改洹水丞。時張亮兄子皎配流在崖州。來依義方。而卒。臨終。託以妻子及致屍還鄉。義方與皎妻自誓於海神。使奴負柩。令皎妻抱其赤子。乘義方之馬。徒步而還。先之原武。葬皎。白告張亮。送皎妻子歸家。乃之洹水。

元德秀字紫芝。以不及親在而娶。終身不婚。曰。兄有子。以祀先人矣。先是。兄子無乳。媼德秀自乳之。數日。重流。兄子能食。乃止。其後。兄子婚娶。以家貧。無以為禮。求為魯山令。以誠信化。秩滿。結廬陸渾山。有長往之志。屬歲飢。庖廚不爨。彈琴讀書。怡然自得。房琯每見德秀。歎息曰。見紫芝眉宇。使人名利之心都盡。及卒。門人相與謚為文行先生。

元德秀為魯山令。有盜繫獄。會縣界有虎暴盜。請殺虎贖罪。德秀許之。胥吏爭曰。盜詭計苟免。擅放官司。囚恐為累也。德秀曰。吾不欲負約。如有累。吾自當之。即破械出之。明日。盜負虎而還。

後唐刑部侍郎鄭韜。字龍府。自襁褓迫于懸車。凡事十一君。越七十載。所在無官。謗無私過。三持使節。不辱君命。士無賢不肖。皆恭己接納。晚年。背偃時人。咸曰。鄭偃不迂。平生交友之中。無怨隙。親族之間。無愛憎。恬和自如。性尚平簡。及致政歸洛。甚愜終焉之

志卒年八十

後唐趙光逢幼嗜墳典動守規檢人目爲玉界尺第
光允爲平章事時謁問於私第語及政事它日光逢
署其戶曰請不言中書事清淨寡欲端默如此光逢
兩登廊廟四退邱園百行五常不欺暗室搢紳咸仰
以爲名教主

呂克爲滄州節度判官劉守光攻陷滄州克被擒族
誅子琦年十五將就戮有趙王者幽薊義士也久游
充門見琦臨危給謂監刑者曰此子某之同氣也幸
無濫焉乃引之俱去琦病足玉負之而行逾數百里
變姓名乞食於路乃免於禍琦仕石晉至兵部侍郎
高祖將以琦爲相忽遇疾而逝常以玉免己於難欲
厚報之王遇疾琦親爲扶持供其醫藥王卒代其家
營葬事王之子曰文度既孤而幼琦誨之甚篤及其
成人登進士第尋升宦路琦之力也時議者以非王
之義不能存呂氏之嗣非琦之仁不能撫趙氏之孤
惟仁義二公得之燕趙之士流爲美談

言語

宋武帝永初二年祀南郊大赦裴子野論曰夫郊祀
天地修歲事也赦彼有罪夫何爲哉

魏羣臣請增京城及修宮室曰易曰王公設險以守
其國又蕭何云天子以四海爲家不莊不麗無以重
威魏主曰古人有言在德不在險屈丐蒸土築城而
朕滅之豈在城也今天下未平方須民力土功之事
朕所未爲蕭何之對非雅言也
宋孝武奢侈無度多所造立賦調繁嚴徵役過苦後

廢帝卽位悉皆削除由紫極南北馳道之屬皆被毀
壞自孝建以來至大明末凡諸制度無或存者蔡興
宗於坐慨然謂顏師伯曰先帝雖非盛德要以道終
始三年無改古典所貴今殯宮始徹山陵未遠而凡
諸制度興造不論是非一皆刊削雖復禪代亦不至
爾天下有識者○原本天譌當以此窺人師伯不能
用其言

周顒清貧寡慾終日食蔬雖有妻子獨處山舍甚機
辯王儉問曰卿山中何所食答曰赤米白鹽綠葵紫
蓼文惠太子問顒菜食何味最勝答曰春初早韭秋
末晚菘

梁何遠言不虛妄蓋其天性每戲語人云卿能得我
一妄語則謝卿一縑衆共伺之不能記也

顧歡黨道教袁粲崇佛說張融曰道之與道遙極無
二君見道士與道人戰儒墨道人與道士論是非昔
有鴻飛天首積遠難亮越人以爲鳧楚人以爲乙人
自楚越鴻常一爾

周賀若敦以有怨言爲宇文護所殺臨刑呼子弼謂
曰吾欲平江南然心不果汝當成吾志吾以舌死汝
不可不思因引錐刺弼舌出血誠以慎口後弼果平

陳

唐太宗謂侍臣曰君依於國國依於民刻民以奉君
猶刻血以充腹腹飽而身斃君富而國亡故人君之
患不自外來常由身出夫欲盛則費廣費廣則賦重
賦重則民愁民愁則國危國危則喪矣朕常以此思
之故不敢縱欲也

太宗時有上書請去佞臣者。上問佞臣爲誰。對曰：臣居山澤，不能的知其人。願陛下與羣臣言，或陽怒以試之。彼執理不屈者，直臣也；畏威順旨者，佞臣也。太宗曰：君自爲詐，何以責臣下之直乎？朕方以至誠治天下，見前世帝王好以權譎小數，接其臣下，常竊取之。卿策雖善，朕不取也。

治書侍御史權萬紀上言：宣饒銀大發采之，可得數百萬緡。上曰：朕貴爲天子，所乏者非財也，但恨無嘉言可以利民。爾與其多得數百萬緡，何如得一賢才？卿未嘗進一賢，退一不肖，而專言稅銀之利，昔堯舜抵璧於山，投珠於谷，漢之桓靈乃聚錢爲私藏，卿欲以桓靈待我耶？是日黜萬紀，使還家。

太宗指殿柱謂侍臣曰：治天下如建此屋，營構旣成，勿數改易，苟易一椽，正一瓦，踐履動搖，必有所損。若慕奇功，變法度，不常其德，勞費寔多。

肅宗欲敕諸將克長安，日發李林甫冢焚骨揚灰。李泌曰：陛下方定天下，奈何離死者？彼枯骨何知？徒示聖德之不宏爾。且方今從賊者皆陛下之讎也。若聞此舉，恐阻其自新之心，上不悅曰：此賊昔日百方危朕，當是時，朕不保朝夕。朕之全，天幸爾。林甫亦惡卿，但未及害卿而死爾。奈何矜之？泌曰：臣非不知，所以言者，上皇有天下，向五十年，太平娛樂，一朝失意，遠處巴蜀，南方地惡，上皇春秋高，聞陛下此敕，意必以爲韋妃之故，內慙不懌，萬一感憤成疾，是陛下以天下之大，不能安君親言，未畢上流涕被面，降階仰天拜曰：朕不及此，是天使先生言之也。遂抱泌頸泣不

已。

太宗幸翠微宮，房元齡在京城留守。太宗以李緯爲民部尚書，有自京師來者，太宗問曰：元齡聞李緯拜尚書如何？對曰：元齡但云李緯好髭鬚，更無它語。太宗遽改授緯洛州刺史，其爲當時準的如此。

太宗謂侍臣曰：朕每日坐朝，欲出一語，卽思此言於百姓有利，益否？所以不能多言。杜正倫進曰：君舉必書，史記言動，臣職當修起居注，不敢不盡愚直。若陛下下一言乖於道理，則千載累於聖德，非直若陛下當今損於百姓，願陛下慎之。

魏徵謂太宗曰：願陛下使臣爲良臣，勿使臣爲忠臣。帝曰：忠良有異乎？徵曰：良臣，稷契皋陶是也；忠臣，龍逢比干是也。良臣使身獲美名，君受顯號，子孫長世，福祿無疆；忠臣身陷誅夷，君陷大惡，家國並喪，空有其名。以此言之，相去遠矣。帝深納其言。

高宗責侍臣不進賢良，衆皆莫對。李安期對曰：天下至廣，非無英俊，但比來公卿有所薦引，卽遭譴謫，以爲朋黨。沈屈者未申，而在位者已損，所以人思苟免，競爲緘默。若陛下虛己招納，務於搜訪，不忌親讎，惟能是用，讒毀亦旣不入。

○原本既諫能
据舊唐書改

誰敢不竭忠

盡誠。此事由陛下，非臣等所能致也。高宗深然其言。高宗謂侍臣曰：朕思養人之道，未得其要。公等爲朕思之。來濟對曰：昔齊桓公出遊，見老而飢寒者，命賜之食。老人曰：願賜一國之飢者，賜之衣。曰：願賜一國之寒者。公曰：寡人之廩府安足以周一國之飢寒？老人曰：君不奪農時，則國人皆有餘食矣；君不奪蠶妾

則國人皆有餘衣矣。故人君之養人，在省其征役而已。今山東役丁，歲別數萬，役之則人太勞，取傭則人太費。臣願陛下量公家所須外，餘悉免之，上從之。尚方監裴匪躬欲鬻苑中菓菜，收其利，蘇良嗣爲西京留守，駁之曰：昔公儀相魯，拔葵去織，未聞萬乘之主鬻菓菜與下人爭利也。

少府監裴匪舒善營利，奏賣苑中馬糞，歲得錢二十萬緡，上以問劉仁軌，對曰：利則厚矣，恐後代稱唐家賣馬糞，非佳名也，乃止。

馬周有機辯，能敷奏。太宗曰：我於馬周暫不見，便思之。岑文本謂所親曰：吾見馬君論事多矣，援引事類，揚推古今，舉要刪蕪，會文切理，一字不可加，一言不可減，聽之靡靡，令人忘倦。昔者蘇張終賈，正應此耳。程名振奏對失旨，太宗動色詰之，名振對逾辯，太宗意解，謂左右曰：房元齡常在我前，每見別，嗔餘人顏色，無主名，振平生不見我，何來責讓，而詞理縱橫，亦奇士也。擢爲右驍衛將軍。

劉仁軌平百濟，浮海西還，仁軌初次行，謂人曰：天將富貴此公耳。於司請歷日一卷，并七廟諱，人怪其故，荅曰：擬削平遼海，領示國家正朔，使夷俗遵奉焉。至是皆如其語。

中書舍人徐堅以集賢院學士，多非其人，所司供膳太厚，嘗謂朝列曰：此輩於國家何益，如此虛費。將建議罷張說曰：自古帝王功成，則有奢縱之失，或興池臺，或玩聲色，今聖上崇儒重道，親自講論，永代規模，不易之道也。所費者大，徐子之言，何其隘哉。元宗知

之由是薄堅。

張嘉貞欲杖裴佑，先張說爭之。嘉貞不悅，曰：何言事之深也。說曰：宰相時來則爲之，豈能長據。○長下原若貴臣盡當可杖，恐吾輩行自及矣。此言非爲佑先，乃爲天下士君子也。

鄭元璿謂頡利曰：漢與突厥風俗各異，漢得突厥既不能臣，突厥得漢復何所用，且抄掠資財皆入將士，在於可汗，一無所得，不如和好。國家必有重資，幣帛皆入可汗，坐受利益，頡利納其言，即引還。

唐制財賦皆入左藏庫，太府四時以數聞，比部覆其出入，上下相轄，姦無所容。至第五琦以京師多豪將，求取無節，乃盡輸大盈庫，以天下公賦爲人君私藏。中官領事幾三百人，有司不能窺其出入者，殆二十年。楊炎作相，頓首於上前，論之乞以歸。有司度禁中所費一歲幾何，進入不敢虧，如此乃可議政。德宗下詔從之，炎以片言移人主意，議者以爲難。中外稱之。崔佑甫爲相，淄青李正己畏德宗威德，表獻錢三十萬貫，上欲納之，慮正己反覆，欲以計止之。又未有其詞，延問宰相佑甫，曰：請遣使往淄青宣慰將士，便以此錢賜之，使將士深荷聖恩，又令外藩知朝廷不重財貨，上悅而從之。正己大慙，心畏服焉。

魚朝恩惡郭子儀使人發其父墓，及自涇陽入朝，議者慮其構變，公卿憂之。子儀見帝勞之，子儀號泣奏曰：臣久主兵，不能禁暴，軍士殘人之墓，固亦多矣。此臣不忠不孝，上獲天譴，非人患也。朝廷聞其言，乃安。周墀初作相，私謂韋澳曰：才小任重，何以相救。澳曰：

願相公無權墀愕然不喻其旨。澳曰：爵賞刑罰，非公共欲行者，願不以喜怒愛憎行之。但令百司羣吏各舉其職，則公斂衽於廟堂之上，天下自理，何要權也？墀深然之。

崔羣爲翰林學士，以讜言正論聞於時。憲宗嘉其降宣旨云：自今後學士進狀，並取崔羣連書，然後進來。羣以禁密之司，動爲故事，自爾學士或惡直醜正，則其它學士無由上言。羣堅不奉詔，三疏論奏，方允。崔羣云：人皆以天寶十五年祿山自范陽起兵，是治亂分時，臣以爲開元二十年，罷賢相張九齡，專任姦臣李林甫治亂自此分矣。用人得失，所繫非小。

殷侑欲舍王廷湊專討李同捷，其疏末云：伏願以宗社安危爲大計，以善師攻心爲神武，以含垢安人爲遠圖，以網漏吞舟爲至誠。文宗雖不納，然深嘉其言。李訓之亂，上問以治安之策，侑極言委任責成，宜在朝之耆德。新進小生，無宜輕用。帝深嘉之，賜以錦綵黃金。

文宗召趙宗儒問以理道，對曰：堯舜之化，慈儉而已。願陛下守而勿失，上嘉納之。

韋溫在朝時，與李珣楊嗣復周旋，及楊李禍作，數曰：楊三李七，若取我語，豈至是耶？初溫勸楊李徵用德裕，釋憾解慍，二人不能用，故及禍。

憲宗季年，銳於服餌，裴潯疏曰：君之藥，臣先嘗之，親之藥，子先嘗之。臣子一也。臣願所有金石鍊藥人及所薦之人，皆先服一年，以考其真僞，則自然明驗矣。訓注之禍，宦者氣盛凌轡，南司延英議事中貴語必

引訓注，以折文臣。李石鄭覃謂之曰：京師之亂，始自訓注，而訓注之起始自何人？仇士良等不能對其勢，稍抑緝紳賴之。

幽州楊志誠逐李載義，自爲帥。文宗聞之，驚急召宰相，時牛僧孺先至，上曰：可奈何？僧孺曰：此不足煩聖慮。臣被召疾趨氣促，容臣稍緩息，以對上。良久曰：卿以爲不足憂，何也？僧孺對曰：陛下以范陽非國家所有，前時劉總向化，以土地歸闕，朝廷約用錢八十萬貫，而未嘗得范陽尺布斗粟。上供天府，則今日志誠之得，猶前日載義之得也。陛下但因而不撫之，亦事之宜也。且范陽國家所賴者，以其北捍突厥，不令南寇。若假志誠節鉞錫其土地，必自爲力，則爪牙之用固不足，以逆順上大書曰：如卿之言，吾洒然矣。

張公藝鄆州人，九代同居。高宗有事泰山，親幸其宅，問其義居所以久，其人請紙筆，但書百餘忍字。高宗爲之流涕，賜以縑帛。

司馬承禎嘗宗問以理國，對曰：順物自然，而無私焉。而天下理易，曰：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是知天不言而信，不爲而成，無爲之旨，理國之道也。睿宗數息。

元宗問吳筠以道法對曰：道法之精，○原脫對曰道法四字，據舊唐書補。無如五千言，其餘枝詞蔓說，徒費紙札耳。

元宗幸東都，過嶠谷道，隘不治，上欲免河南尹及知頓使宋璟諫曰：陛下方事巡幸，今以此罪二臣，恐將來民受其弊。上遽命釋之。璟曰：陛下罪之以臣釋之，是代陛下受德，請令行待罪朝堂，而後赦之，從之。

憲宗誅李筠，有司籍籍家財輸京師。翰林學士裴垍

李絳上言以爲李錡僭侈割剝六州之人以富其家或枉殺其身而取其財陛下閱百姓無告故討而誅之今輦金帛以輸上京恐遠近失望願以逆人資財賜浙西百姓代今年租稅上嘉數久之卽從其言憲宗從容問李絳曰諫官多謗訕朝政皆無事實朕欲謫其尤者一二人以儆其餘何如對曰此殆非陛下之意必有邪臣欲壅蔽陛下之聰明也人臣死生繫人主喜怒故敢發口諫者有幾就有諫者皆晝度夜思朝刪暮減比達什無二三故人主孜孜求諫猶懼不至況罪之乎如此杜天下之口非社稷之福也上善其言而止

石晉桑維翰恐與虜失歡上疏曰議者以陛下於契丹有所供億謂之耗蠹有所卑遜謂之屈辱微臣所見則曰不然且以漢祖英雄猶輸貨於冒頓神堯武略尙稱臣於可汗此謂達於權變善於屈伸所損者微所利者大必若因茲交構遂成釁隙自此歲歲徵發日日轉輸困天下之生靈空國家之府藏此爲耗蠹不亦甚乎兵戈旣起將帥擅權武吏功臣逼求姑息邊藩遠郡得以驕矜外剛內柔上凌下替此爲屈辱又非多乎

晉天福初頻有肆赦張允進駁赦論曰管子云凡赦者小利而大害久而不勝其禍無赦者小害而大利久而不勝其福又漢紀云吳漢疾篤帝問所欲言對曰唯願陛下無赦耳如是何也蓋行赦不以爲恩不行赦亦不以爲無恩爲罰有罪故也竊觀自古帝王皆以水旱則降德音而宥過開狴牢以放囚假有二

人訟一有罪一無罪若有罪者見捨則無罪者銜冤銜冤者何疏見捨者何親如此乃致災之道非救災之術也帝覽而嘉之降詔獎飾仍付史館江南李昇問道士王棲霞何道可致太平對曰王者治心治身乃治家國今陛下尙未能去飢嗔飽喜何論太平昇后自簾中稱數以爲至言

續世說卷第一

續世說卷第二

政事

文學

政事

宋交州刺史杜慧度爲政纖密一如治家吏民畏而愛之城門夜開道不拾遺

武帝以謝方明爲丹陽尹方明善治郡所至有能名承代前人不異其政必宜改者則以漸移變使無迹可尋

山陰劇邑三萬戶前後官長晝夜不得休息事猶不舉顧凱之御繁以約縣用無事晝日垂簾門階閑寂

宋世爲山陰務簡而事理衆莫及也顧憲之爲建康令人號神明權要請託長吏貪殘據法直繩無所阿縱性又清儉強力爲政甚得人和故都下飲酒醉者輒號爲顧建康謂其清且美焉

梁陸襄爲番陽內史有彭李二家先因忿事遂相誣告襄和言解之二人感恩深自悔乃爲設酒令其歡飲同載而歸人歌曰陸君政無怨家鬪既罷離共車

梁始興王蕭儋爲荊州刺史有善政被徵還朝人歌曰始興王人之爹反彼我赴人急如水火何時復來哺乳我

梁徐勉爲侍中時師方侵魏候驛填委勉參掌軍書劬勞夙夜動經數旬乃一歸家羣犬驚吠勉嘆曰吾憂國忘家乃至於此它日亦是傳中一事

宋阮長之爲武昌太守時郡田祿以芒種爲限前此去官者一年祿秩皆入後人長之去武昌郡代人未

至以芒種前一日解印綬去所蒞皆有風政爲後人所思宋世言善政者咸稱之

宋傅炎與父僧祐並有政績炎爲武康山陽令二縣皆謂之傅聖時云諸傳有理縣譜子孫相傳不以示人臨淮劉元明亦有吏能政事爲天下第一炎子翽

代元明爲山陰令翽謂元明曰願以舊政告新令尹元明曰我有奇術卿家譜所不載臨別當以相示既而曰作縣令唯日食一升飯而莫飲酒此第一策也

齊邱仲孚爲山陰令有聲稱百姓謠曰二傅沈劉不如一邱謂傅炎父子沈憲劉元明相繼宰山陰並有政績仲孚又過之

齊樂預爲永世令人懷其德卒於官有一老嫗擔柵蔽葉造市貨之聞預亡大泣棄溪中曰失樂令我輩孤獨老姥政應就死爾市人皆泣其惠化如此

北齊宋世良爲清河太守獄內穉生桃樹蓬蒿亦滿每日衙門虛寂無復訟者謂之神門及代有老人

丁金剛曰老人年九十記三十五政府君非唯善政清亦徹底今失賢者人何以濟

北齊許惇爲司徒主簿以明斷見知時人號曰入鐵主簿後遷陽平太守政爲天下第一惇美鬚髯下垂至帶號長髯公文宣因酒酣提惇鬚稱美以刀截之

唯留一握惇懼因不敢復長又號齊鬚公魏源懷性寬簡不好煩碎常語人曰爲政貴當舉綱

何必須太子細譬如爲屋但外望高顯楹棟平正足矣斧斤不平非屋病也

隋庫狄士文爲貝州刺史過爲嚴肅司馬韋焜清河

令趙達並苛刻唯長史有惠政時語曰刺史羅剌怒司馬蝮蛇瞋長史含笑判清河生喫人

周豆盧勳爲渭州刺史有惠政華夷悅服大致祥瑞鳥鼠山俗呼爲高武隴其下渭水所出其山絕壁千尋由來乏水諸羌苦之勳馬足所踐飛泉涌出有白鳥翔止廳前人謠曰我有丹陽山出玉漿濟我人夷神鳥來翔因呼其泉曰玉漿泉

隋趙軌爲齊州別駕武帝令入朝父老將送者各揮涕曰別駕在官水火不與百姓交是以不敢以壺酒相送公清如水請酌一杯水奉錢軌受飲之

北齊李仲舉爲修武令爲政寬簡吏人號曰寬明盧昌衡爲平恩令百姓號曰恩明故時稱盧李寬恩之政

隋于仲文字次武蜀中語曰明斷無雙有于公不避強禦有次武

大業五年郡國畢集帝問納言蘇威吏部尚書牛宏曰其中清名天下第一者爲誰威等以宏化太守柳儉對又問其次曰涿郡丞郭絢潁川郡丞敬肅帝賜儉帛二百絢肅各一百

隋劉曠爲平鄉令在職七年風教大治獄中無繫囚爭訟絕息囹圄皆生草庭可張羅遷臨潁令清名善政爲天下第一

唐皇甫無逸爲益州大都督府長史每按部樵采不犯於人嘗夜宿人家遇燈炷盡主人將續之無逸抽佩刀斷衣帶以爲炷其廉介如此

顏游秦爲廉州刺史撫恤境內敬讓大行邑里歌曰

廉州顏有道性行同莊老愛人如赤子不殺非時草高祖璽書勞勉之

王方慶爲廣州都督廉而嚴境內清肅議者以爲有唐以來治廣州者無出方慶之右則天有制褒之賜雜綵六十段并瑞錦等物以彰善政

郭元振在涼州五年夷夏畏慕令行禁止牛羊被野路不拾遺舊涼州粟麥斛售數千元振置屯田數年豐稔至一絹糴數十斛

盧奐爲南海太守遐隅之地貪吏斂迹人用安之開元以來四十年廣府節度清白者有四謂宋璟裴休先李朝隱及奐也

尹思貞爲司府少卿時侯知一爲司府卿亦厲威嚴吏人爲之語曰不畏侯卿杖惟畏尹卿筆其爲人所服如此

裴崔父炎之永徽中爲同州司戶參軍刺史李崇義以少年輕之先是州中有積年舊案數百道崇義促炎之使斷之命書史數人連紙進筆斯須剖斷並畢文翰俱美且盡予奪之理崇義大驚謝曰公何忍藏鋒以成鄙夫之過由是大知名號爲霹靂手

天寶十三載連兩六十日宰臣楊國忠惡京兆尹李峴不附己出爲長沙太守時京師米麥涌貴百姓謠曰欲得米粟賤無過追李峴其爲政得人心如此

裴遵慶判吏部南曹天寶中海內無事九流輻湊每歲吏部選人動盈萬數遵慶敏識強記精覈文簿詳而不滯時稱吏事第一

韋元甫員錫同在韋陟幕中元甫精於簡牘錫詳於

訊覆時謂員推韋狀

賈明觀恃魚朝恩之勢恣行凶忍毒甚豺狼朝恩既誅元載納明觀姦計令江西効用百姓懷磚瓦候之元載護之獲免在洪二年魏少遊爲觀察使承元載意容之及路嗣恭代少遊到州卽日杖殺識者以爲減魏之名多路之政嗣恭本名劍客歷仕郡縣有能名累至神烏令考績上上爲天下最賜名嗣恭劉晏掌計雅得其術賦入豐羨李異掌使一年征課所入類晏之多歲明年過之又一年加一百八十萬貫舊例每歲運江淮米五十萬斛抵河陰久不盈其數唯異三年登焉

李勉在廣州性廉潔船舶米都不檢閱先是船舶泛海至者歲才四五勉之末年至者四十餘在官累年器用車服無增飾及代歸至石門停舟悉搜家人所貯南貨犀象諸物投之江中耆老以爲可繼前朝宋璟盧奐李朝隱之徒

高崇文爲長武城使練卒五千常若寇至永貞元年劉闢據蜀叛杜黃裳薦崇文討闢中使卯時宣命崇文辰時出師五千器用無闕至興元軍中有折逆旅七箸者斬之以徇遂平蜀寇

魚朝恩以郝廷王善陣欲觀其教閱廷王乃於營內列部伍鳴鼓角而出分而爲陣箕張翼舒乍離乍合坐作進退其衆如一朝恩歎曰吾在兵間十餘年始見郝將軍之訓練爾治戎若此豈有前敵耶廷王悽然謝曰此非末校所能臨淮王李光之遺法也太尉善御軍賞罰當功過每校旗之日軍士小不如令必

斬之以徇由是人皆自効而赴蹈馳突有心破膽裂者太尉薨變以來無復校旗之事矣

盧坦爲壽安令時河南尹徵賦限窮而縣人訴以機織未就請寬十日府不許坦令人戶但織而輸勿顧限也違之不過罰令俸爾旣成而輸坦亦坐罰由是知名

馬總敦儒學長於政術在南海累年清廉不擾夷獠便之於漢所立銅柱處以銅一千五百斤特鑄二柱刻書唐德以繼伏波之迹

淮西之師柳公綽選卒六千屬李聽軍旣行公綽時令左右省問其家如疾病養生送死必厚廩給之士之妻冶容不謹者沉之于江行卒相感曰中丞爲我輩治家事何以報効故鄂人戰每克捷

盧鈞爲廣州刺史爲政廉潔請監軍領市舶使己一不干預自貞元以來衣冠得罪流於嶺表子孫貧悴不能自還鈞減俸錢爲之營櫬積致醫藥畢婚嫁凡數百家山越之俗服其德義

張允濟爲武陽令曾有行人候曉先發遺衫於路行十數里方覺或謂曰我武陽境內路不拾遺但能回取物必當在如言果得遠近稱之政績尤異

薛大鼎爲滄州刺史開無棣河引魚鹽於海百姓歌之曰新河得通舟楫利直達滄海魚鹽至昔日徒行今騁駟美哉薛公德滂被大鼎與瀛州賈敦頤冀州鄭德本俱有美政河北稱爲鐫腳刺史

賈敦頤爲洛州刺史有異政百姓樹碑于大市通衢後弟敦寔爲洛州長史又有惠政百姓復刻石頌美

立於兄碑之側時人號爲棠棣碑

田仁會爲郢州刺史天旱仁會自曝祈雨竟獲甘澤其年大熟百姓歌曰父母育我田使君精誠爲人上天開田中致雨山出雲倉廩既實禮義申但願常在不患貧

馮元淑則天時爲潭令有殊績百姓號爲神明又歷浚儀始平縣令皆單騎赴職未嘗以妻子之官所乘馬午後則不與芻云令其作齊身及奴僕每日一食而已俸祿之餘皆供公用并給貧士人或譏其邀名元淑曰此吾本性不爲苦也

袁滋字德深爲華州刺史以寬易清簡爲政人甚愛之徵爲金吾衛大將軍以楊於陵代之百姓遮道不得進於陵宣言曰於陵不敢易袁公之政然後羅拜而去

馮立爲廣州都督嘗至貪泉歎曰此吳隱之所酌泉也飲一盃水何足道哉吾當汲而爲食豈止一盃卽安能易吾性乎

道州之民多矮每年常配鄉戶貢其男號爲矮奴陽城爲太守不平其以賤爲賤又閔遠氓歲有離異之苦乃抗疏論而免之自是停歲貢民皆賴之無不泣荷

元宗時蒲州刺史陸象先政尚寬簡吏民有罪多曉諭遣之州錄事言於象先象先曰人情不遠此屬豈不解吾言耶必欲箠撻以示威當從汝始錄事慙而退象先嘗謂人曰天下本無事但庸人擾之爾苟清其源何憂不治

元宗賜酺三日上御五鳳樓觀者喧隘樂不得奏金吾白梃如雨不能遏止上患之高力士奏河南丞嚴安之爲理嚴爲人所畏請使止之上從之安之至以手板繞場畫地曰犯此者死於是三日指其畫以相戒無敢犯者

五代漢劉審交爲汝州防禦使郡人歌之卒於官郡人聚哭柩所列狀乞留葬本州界建祠立碑詔贈太尉馮道聞之曰予嘗爲劉汝州僚佐知其爲人廉平慈善無害之良吏也民之租稅不能減也徭役不能息也寒者不能衣也餒者不能食也百姓自汲汲然使君何有於我哉然身死之日黎民懷感者誠以不行鞭朴不行刻剝不因公以徇私不容物以利己薄罰宥過謹身節用安俸祿守禮分而已

劉知遠謂晉高祖曰願陛下撫將相以恩臣請戢士卒以威恩威兼著京邑自安本根安固則枝葉不傷矣知遠乃嚴設科禁宿衛諸軍無敢犯者有軍士盜紙錢一襮主者擒之左右請釋之知遠曰吾誅其情不計其直竟殺之由是衆皆畏服

文學

齊謝朓長於五言詩沈約曰二百年來無此詩也宋謝惠連十歲能屬文族兄靈運賞之云每有篇章對惠連輒得佳語嘗於永嘉西堂思詩竟日不就忽夢見惠連卽得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曰此語有神助非吾語也

宋文帝令羣臣作赤鸚鵡賦袁淑文冠當時見謝莊賦歎曰江東無我卿當獨秀我若無卿亦一時之傑

也。

梁王筠爲詩能用強韻。沈約嘗啓武帝言晚來名家無先筠者。又謂王志曰。賢弟子之文章可謂後來獨步。謝朓嘗見語云。好詩圓美流轉如彈丸。近見其數首方知此言爲實。

王筠字元禮。自序云。少好抄書。老而彌篤。雖偶見警觀。皆卽疏記。後重省覽。歡興彌深。習與性成。不覺筆倦。

顏延年問鮑昭。己與謝靈運優劣。昭曰。謝五言如初發芙蓉。自然可愛。君詩若鋪錦列繡。亦彫績滿眼。延年每薄湯惠休。詩謂人曰。惠休制作委巷間歌。謠爾方當誤後生。時議者以延年靈運自潘岳陸機之後。文士莫及。江右稱潘陸。江左稱顏謝焉。

齊衡陽王鈞嘗手細寫五經一部。置于巾箱中。以備遺忘。侍讀賀玠對曰。殿下家有墳索。復何須蠅頭細書。別藏巾箱中。答曰。以便檢閱。且一更手寫。則永不忘矣。諸王聞而爭效之。巾箱五經自此始也。

梁沈約撰四聲譜。以爲在昔詞人。累千載而不悟。而獨得之。曾襟窮其妙旨。自謂入神之作。武帝雅不好焉。嘗問周捨曰。何謂四聲。捨曰。天子聖哲是也。然帝竟不甚遵用約也。

江淹以文章顯。晚節才思微退。云爲宣城太守時。罷歸泊禪靈寺渚。夜夢一人自稱張景陽。謂曰。前寄一匹錦。今可見還。淹探懷中得數尺。與之。此人大恚曰。那得割截都盡。顧見邸遲。謂曰。餘此數尺。旣無所用。以遺君。自爾淹文章躓矣。又嘗宿於冶亭。夢見一丈

夫自稱郭璞。謂曰。吾有筆在卿處多年。可以見還。淹乃探懷中得五色筆一。以授之。爾後爲詩絕無美句。時人謂之才盡。

任昉以文才見知。時人云。任筆沈詩。以昉能爲文。約爲詩也。昉聞病之晚節。轉好作詩。欲以傾沈。然用事過多。屬辭不得流便。士子慕之。轉爲穿鑿。於是才盡之談矣。

梁鄭灼性精勤。尤明三禮。少時嘗夢與皇侃遇於途。侃謂曰。鄭郎開口侃。因唾灼口中。自後義理益進。多苦心熱。瓜時以瓜鎮心。起便誦讀。其篤志如此。

陳沈不害通經術。善屬文。雖博綜經典。而家無卷軸。每製文。操筆立成。曾無尋檢。汝南周宏正稱之曰。沈生可謂無意聖人者乎。

梁何思澄與宗人遜及何子朗俱擅文名。世人語曰。人中爽有子朗。又語曰。東海三何。子朗最多。思澄聞之曰。此言誤矣。如其不然。故當歸遜。思澄意謂宜在己也。此○宜在原稿。據南史改。

北齊陸叡於五經最精熟。館中謂之石經。人語曰。五經無對有陸叡。

後魏李謐少好學。師事孔璠。數年後璠還就謐請業。時人語曰。青成藍。藍謝青。師何常在。明經謐每曰。丈夫擁書萬卷。何假南面百城。遂絕迹下帷。杜門卻掃。棄產營書。手自刪削。卷無重複者。四千有餘矣。

隋薛道衡每構文。必隱坐空齋。踞壁而臥。聞戶外有人便怒。其沉思如此。煬帝卽位。獻高祖文。皇帝詩。帝覽之不悅。曰。此魚藻之義也。以事殺之。